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清代文學

張宗祥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 代 文 學

張宗祥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代清

著祥宗張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OF TSING DYNASTY

By

CHANG TSUNG S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代文學目次

一 緒論·····	一
二 清初文學概述·····	三
三 乾隆文學概述·····	一六
四 嘉慶文學概述·····	二八
五 道光文學概述·····	三六
六 咸同文學概述·····	四三
七 光宣文學概述·····	四五
八 清詩概述·····	五五
九 清詞概述（附戲曲）·····	六一
十 結論·····	六四

清代文學

一 緒論

凡文學之變遷分爲三種，而世人所謂工拙者不與焉。一，因遞演而變者。例如西漢變爲東漢，東漢變爲魏晉，魏晉變爲六朝，以次推移，化散爲整，化整爲工，化工爲麗，苟執六朝之文與西漢文並觀，相去之遠，奚啻霄壤；自西漢、東漢、魏晉、六朝循序誦之，乃正如四時之代謝，不見有推移之跡；此所謂遞演者也。二，因極盛而生反響者。凡物盛則必敝，文學習尙，何獨不然。六朝之敝，至唐初而極，李諤論文體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非虛語也。韓昌黎、柳柳州起而矯之，救之以質，其勢若逆而實順，於是文學上自漢至六朝遞演之習革，而古文辭之名成立矣。此所謂反響也。三，特立不受拘束者。舉世風靡，凡草皆偃，聰明特達之士，決不隨之而靡；非故立異，兔網不能

弋鴻鵠，嚴霜不能凋松柏，彼自遂其志，全其真耳。故楚有屈原，漢有王充，此所謂特立獨行之文也。此三例者，幾於一定。

三例既明，請言三習：一、文章之士必以學問爲根據，根據既定，文之發現於外者，其氣象亦自不同。然學問之途，千流萬派，既有所偏，遂以成習。劉更生父子深於經，其文淵雅質直；劉知幾深於史，其文議論疊出；柳子厚、蘇老泉深於子，其文峭刻恣肆；此學問之習成之也。二、時代變遷，文字隨異，史記字少，敍及三皇、班書字多，僅記一代；昔人斷爲史漢優劣，實亦時代囿之。若必以近世爲劣，往古爲工，則紀事必仿尚書之粵若稽古，編年必仿春秋之春王正月，正如新莽學周公耳。優孟衣冠，精神不寄，有何可取。故時代之習既成，學者但當知此是時代之習，不當因其習以分優劣也。三、自唐以下，文始有派，昌黎雖有矯正輕薄之功，亦實開門戶紛爭之弊。自此之後，不先求文之本源，但先論文之形式，章法如何，句法如何；是否某派，抑或有異；所爭者在此不在彼，於是乎學問荒落，而文章獨立矣。此猶無糧儲，無器械而名之曰兵，其服裝步伐，望之誠似兵矣，能一戰耶？此派別之習最爲誤人者也。予之著此篇也，欲人知文章之變遷及其根本，而瞭然於習慣習弊之間，故先舉其凡如此。

二 清初文學概述

清初文學上承明代；然明代自王陽明治學，歸震川治文，前後七子治詩之後，其薪火之傳，復何如耶？無論王氏之學談性命，參禪理，一無實際；歸氏之文囿於鄉里，但工小品，絕無鉅製；七子之詩活剝工部，生吞謫仙，一無自然之趣，就其末流以言，弊更滋甚；即舍此數子外，復有何人可以相繼耶？是本源之地薄矣。其所以薄者，聰明才智之士，盡爲製藝試帖所牢籠，目文章爲古文雜作，目學問爲雜學外道，故汨沒於代聖立言之八股，翦裁工麗之五言八韻中，而文學遂不可問也。迨明之季，遼事日棘，流寇披猖，海內大擾，有識之士知時藝之無用，棄而治學，務求實在，於是士習一變，學問一新，而文學亦以之改絃易轍。其究也，未救明季之危亡，適開清代之文運。入清之後，故國之念不絕於心，既不願食周粟，遂乃潛心殫慮，治學歿世。故其人則明代之遺民，其實則清代文學開國之元勳也。當是時湖廣則有王船山，江浙則有顧亭林、黃梨洲，皆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而應之者若關中李二曲，太原傅

青主，閩百詩，浙東萬氏兄弟，江西魏氏兄弟。其不安於西山薇蕨者，復有若錢牧齋，吳梅村，侯朝宗；以視明代開國之際，僅有劉誠意，宋學士，高青邱寥寥數人，蓋大有間矣。

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世稱亭林先生，江南崑山人。生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本世家子，自幼性情耿介，而聰穎絕倫。家中藏書素富，先生因得博覽載籍。鑑於國事日非，乃留心經世之學，遍覽諸史，及明代各朝實錄，先賢遺文，以至天下圖經，公移邸抄之類，凡有關民生利害者，輒記錄之，參以旁證，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成而國難作。清師南下，先生抗義失敗。其母王氏絕粒殉國，遺命先生不仕兩姓。先生眷念故國，觀察東南，知難集事，四十以後，浩然北遊，往還於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所至載書與俱，遇關河阨塞，輒招老兵退卒，田父野老，而諮詢之，如有不合，則出書勘對。或於衝要地方從事墾殖。最後，卜居陝西之華陰，以爲『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志士心腸，於焉可見。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客死山西曲沃。年七十。著述甚夥，日知錄三十六卷最精，自言『平

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餘如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詩文集亦皆傳世之作。先生自少工文，嘗與同里歸莊——字玄恭，有光之孫——共遊復社，會文講藝。其與徐原一書云：『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後則益自矜重，告人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與人書十八。）又曰：『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與人書二十五。）

黃宗羲，字太沖，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父尊素，天啓間爲魏闖所害。崇禎卽位，先生年十九，入都訟冤，袖長錐擊殺害父獄卒，事得昭雪。歸而折節讀書。時山陰劉宗周講學於蕺山，先生秉遺命從之遊，學大進。國變以後，崎嶇海嶠，屢興義師，又爲魯王乞師日本，終無成功。其自述有云：『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墀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南雷餘集怪說。）明統既

斷，乃絕意國事，奉母鄉居，從事述作。先生之學，博大精深，全祖望曰：『公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書。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先生之教者，不墜講學之流弊。其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及宋元學案之一部，（僅成十七卷，餘爲其子百家與全祖望所續編。）則我國學術史之創作也。明夷待訪錄二十篇，力倡民權，同時如顧亭林輩已極重視之，而影響於晚近思想界者，蓋尤鉅焉。此外經部有易學象數論，孟子師說，春秋日食歷深衣考，律呂新義等。其授書隨筆乃未全之書，今所見僅傳鈔之本，故或誤爲一卷。書中所述，自書籍聚散以至尺寸度量，所載至廣，非一端也。而傳者泥於書之一字，斷爲因閤百詩問尙書而告之者，無乃妄歟？史部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今水經，四明山志，贛州失事，永歷紀年，紹武爭立紀，四明山寨紀，海外慟哭紀，日本乞師紀，舟山興廢，沙定洲紀，亂賜姓始末，汰存錄。歷算有授時歷注，大統歷推法，授時歷假如，回回歷假如，歷代甲子考，勾服圖說，開方命算，割圓八線解，測圓要義。

等。其遺文則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自刪爲南雷文約四十卷。又嘗輯明代文爲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續輯宋文鑑、元文鈔等皆未成。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所處之境同也。全祖望議先生「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頗中肯。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世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生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以僞命，不從者投之湘江，先生幾遭不測。旋從桂王，授行人，爲羣小所扼，棄職歸。桂王既敗亡，乃晨夕杜門，不復出與社會接近。著書極多，然以僻在偏隅，絕少知者。嘉道間，新化鄧顯鶴、湘皋始爲編一書目。同治間，湘鄉曾國荃爲刻成七十七種，未刊及已佚者尙不少；其最通行者爲讀通鑑論、宋論、俟解等，文章堅勁，別具風格。卒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七十四。

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曰：「竊歎夫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

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張宗祥曰：『亭林先生此書實在懲宋學末流，專講性命，妄立門戶，空疏之弊既深，攻訐之習復起；志欲救之以節氣，導之以實學，故一篇之中，反覆諄屬如此。若認爲漢學與宋學分道揚鑣之宣言，猶淺見也。而予之錄此書，及兼引黃王諸先生者，就表而論，若與文學無關；實則文學之士非好古多聞不可。倘僅就文求文，此正賊

假衣服，稗販如來耳，遑有生天之望耶？故論清初文學，與其歸功於侯魏諸人純粹文學之士，不如歸功於顧王諸先生碩學之士。此予所以斷清初文學必以諸先生爲元勳，而侯魏反居其次也。」

述侯朝宗魏叔子汪鈍翁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生明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父祖皆爲顯宦，先生以貴介公子負異才，豪邁不羈，有聲士林。其文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著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順治十一年卒（一六五四），年僅三十有七。

魏禧，字冰叔，世號叔子，江西寧都人。生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明亡，先生隱居教授。與長兄伯子，弟季子，及彭士望林時益等共居翠微峯，朝夕講貫。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隴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康熙十七年，徵舉博學鴻儒，以疾辭。後二年（一六八〇），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客次。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八卷，目錄三卷，左傳經世十卷。兄祥，字善伯，世號伯子，更名際瑞。所著有文集十卷，雜俎五卷。弟禮，字和公。所著有詩文集十六卷。世稱寧都三魏。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與魏禧同年生，後禧十年歿。順治中進士，歷官皆有政績。舉康熙十七年博學鴻儒，與修明史。公退，無時不致力於古文，頗有造詣。而性狷急，動見人過。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疵，故恆不滿人，亦極不滿於人。著有堯峯文集五十卷。

侯魏在清初最爲文學之士，聲名藉甚。究其實，侯則自名其集曰壯悔，將刻集，集中文字未脫稿者一夕補綴成之；享年又不及四十，使至五六十，其可悔之處安可計耶？魏氏文章其同時朋輩已有未享上壽，文未潔淨，且多諛墓酬應之作，以爲可惜者。紀曉嵐有言：『古文一派，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爲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踐逕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歸唐，無愧色也。』此亦未爲的當之論。若以三家之文較之亭林梨洲船山，無論見解不同，卽文筆亦有間矣。吾故曰：文學必須先有根據之學也。

魏氏之文，論者既有諛墓太多之誚。予則以爲此弊相沿久矣。自唐以來，文學之士專好刻集。集中之文，傳記墓銘，居十四五。凡人一有文名，志在成集，當世富貴者，必攀援請託，以撰其先世之傳誌，意在假此人之集，傳之無窮。無論所載是否真實，但世間集部則愈多而愈濫矣。不獨事不足傳，且累其文亦不足傳。洛陽伽藍記載趙逸之言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在後魏已有此弊，在唐後尤爲通病。噫！安得使文學之士絕筆不爲，以保其文格人品耶？

述錢牧齋

黃顧諸先生旣懲明季士習之空疏，侯魏復懲明季文學之猥靡，故一救之以切實，一救之以雄放，此予緒論中所謂反響者也。然當時尙有特出者一人，則錢牧齋是已。牧齋名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又自號蒙叟，江蘇常熟人。生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登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第。天啓間，以東林黨人被擯。崇禎初，起官至侍郎，與溫體仁周延儒互爭閣臣，落職里居。甲申之變，赴南京與諸大臣議

立君，屬意潞王常淂。馬士英等既擁戴福王由崧，閣黨阮大鍼又用事；牧齋媚之，上疏頌士英功，又爲大鍼訟冤，因任爲禮部尚書。然終爲馬阮所軋。清師渡江，牧齋迎降，仕新朝，爲禮部侍郎。未幾，去官，退處林泉，建絳雲樓，度書萬卷，以著述自遣。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卒，年八十三。

牧齋天才卓越，學力充實。詩文雄深哀豔，無奇不備；儕輩又居國初諸士先，奉爲一代正宗，當之實無愧色。徒以晚節猖披，貽譏士林；且乾隆帝列之貳臣傳中，所著初學有學二集，令行禁燬，流傳既少，知者遂寡。彼嘗從慈山大師德清遊，輯有內典文藏一書，凡歷代關於釋教之文，分類輯入，既有總序，每類前復有小序。（此書久佚，所存者南京圖書館有殘冊數卷，余得其殘目一冊；而南京圖書館目則不知其爲牧齋所輯也。）晚年又著楞嚴蒙鈔，精參內典，於焉可見。然牧齋之爲人，趨功名，富嗜欲，決非佛徒所得者，獨其文法耳。文字得釋典之髓，故能別開生面，獨樹一幟也。（按中國文學六朝別有氣象，亦因佛教大昌之故，詳結論中。）後之學者，皈依佛未必能文，工文半好鬬佛，不獨佛法難傳，卽內典文字之法，亦乏傳人。此牧齋之後，所以竟成絕調也。清初有文名而入貳臣傳者，牧齋而外，周亮工、樸園、吳偉業、梅村，其詩文皆傳於世，未若牧齋受厄之酷也。然牧齋以一書生，其詩文所述亦無